

蒙兀兒史記

結一宦主人自題

書

卷之三

劉嶷張柔列傳第三十三

蒙兀兒史記卷第五十一

武進屠 寄篋

劉嶷字孟方。濟南歷城人。始生時。家有白馬產黑駒。因小字黑馬。以小字行。父伯林。金末爲威寧防城千戶。歲辛未舊譔壬申蒙兀軍南下。圍威寧。伯林知不敵。與百戶夾谷長哥繩城詣軍門降。成吉思汗遣耶律禿花舊作禿魯
花略其氏與偕入城。撫納軍民。汗問伯林在金何官。對曰。都提控。命仍元職。選士卒爲一軍。隸禿花麾下舊作太傅耶律禿懷懷。嶷亦從大軍破金將紇石烈胡沙虎於野狐嶺同本紀野狐嶺舊傳作忽察虎校呼溫根達範則眞以爲狐嶺矣。一時父子並有功。明年。從攻西京。不克。又明年。從略山東。別將攻梁門。遂城下之。車駕北還事在甲戌年
與金和親後。留伯林帥所部屯天成。與禿花宣德軍相掎角。招降山後諸州時謂居庸關外爲山後。與金兵前後數十遇。戰輒勝之。西京既下。錄功賜金符金下舊衍虎字。充西京留守。兼兵馬副都元帥副下舊脫都字。乙亥。從左手大萬戶木合黎攻中都。下之。丁丑。復下山東諸州。以功賜馬二十五匹。錦衣一襲。戊寅。從克太

原平陽。己卯。破潞晉安。岢嵐間喜。時議徙間喜民實天成。伯林以山後遭兵。民艱於食。力爭止之。縱遣部曲所俘虜萬計。鎮威寧十年。務農積穀。與民休息。時鄰境凋瘵。而威寧獨爲樂土。嘗曰。吾間活千人者後必封。吾所活何啻踰萬。子孫必有興者乎。歲辛巳。以疾卒。年七十有三。累贈太師。追封秦國公。謚忠順。嶷驍勇有志略。未弱冠。卽隨父出入行陳。無難色。成吉思汗甚愛之。嘗獨行。遇金兵圍本部卒十三人。卽奮劍拔圍入。殺敵數人。拔十二人者以出。壬午。襲職副都元帥。佩元降金符。舊傳云襲父職爲萬戶佩虎符兼都元帥。按伯軍萬戶耶都上奪副字癸未。從國王木合黎攻鳳翔。不克。回屯晉安。本經州升明年。從嗣國王孛魯攻西夏。此下舊衍唐兀二字克銀州。乙酉。從國舅那顏阿勒赤克復東平大名。東平大名爲宋將彭義斌所據。乙酉七月後義斌敗死。乃復爲蒙兀所有。舊傳謂甲申從破東平大名殊誤。今改正之。又從孛魯復真定。走武仙。己丑。斡歌歹汗卽位。始置漢軍三萬戶。足證舊傳上文襲父職萬戶之誤。以伯林先降故。札刺兒史天澤次之。換授金虎符管把平陽宣德等路管軍萬戶。仍僉太傅府事。舊傳此下有總管漢軍。從征回河西諸國二字。按太宗時西夏已亡。朮花及嶷亦終身未

至西域此碑傳無稽之言

辛卯與秃花隨駕克鳳翔時欲假道於宋攻金南京疑從

皇弟拖雷充七提控之一取西和州入宋大散關破沔州遂由興元金房東迤北渡漢水王辰至鈞州三峰山合七提控馬步軍與金大將完顏合達移刺蒲阿等戰大破之乘勝拔香山寨遂入鈞州詳拖雷舊功拜西錦良馬貂裘之賜癸巳從下南京即宋京又賜錦衣玉帶甲午又從破蔡滅金時以拓地既廣邊戍不足增立漢軍五萬戶并前爲八疑仍居首新立五萬戶張柔耶順嚴實張榮郝和尚也乙未同都元帥塔海紺寧伐蜀辛丑進授都總管萬戶統西京大同河東陝西諸軍夾谷忼古帶今本姚牧庵集興元行省夾谷公神道碑龐古帶誤田雄等竝聽節制入觀和林斡歌瓦汗慰勞有加賜銀鼠皮三百爲只孫宴服尋命巡撫諸道察民利病應州郭志泉反詐誤者五百餘人有司議駢誅之疑止戮首惡數人餘從輕典癸丑忽必烈汗以皇弟奉蒙格汗命征大理疑從至六盤舊傳誤以爲從憲宗會商鄧邊宋有警令旨命疑往鎮之宋人斂兵不敢犯丁巳北覲潛邸於爪忽都之地爪忽都釋地見忽必烈汗紀請立成都以規全蜀從之成

忽必烈汗紀

都既立。命兼領軍民庶務。賜號也可禿立。

義謂大頭人

中統元年。忽必烈

汗登極。皇弟阿里不哥亦稱大號於和林之北。當是時。先朝舊將渾都海舉兵大盤。應阿里不哥。大將密里火者握重兵成都。向背

亦不可測。汗所命陝西四川等路宣撫使廉希憲商挺以疑有膽

智。使乘驛往。矯詔執密里火者殺之事。後密里火者之子懇於朝。

汗曰。朕命也。其勿復言。二年。宋知瀘州軍事劉整密送降款。

事在六月諸

將皆曰。整宋驍將也。無故乞降。不可信。疑曰。不然。宋權臣當國。賞

罰無章。疑有功者異已。往往以計除之。以是將士離心。且整本非

南人。居瀘重地。事勢與李全何異。整此舉無可疑者。

舊傳以此節所言屬之其子元振然

疑竊將其遺元振往受整降。計之必審。且使此言果出元振。亦當以善則歸親之義推美。屬疑惟當時作碑志者。但知據元振子孫所具行狀。歸功近親。今改作疑言。則父子雙美。足爲本傳生色。

遂遣其子元振往受之。瀘行戒之曰。瀘乃蜀之要衝。今整舉州來

降。宋人必不之許。

舊傳作情僞不可知。故作疑辭。欲歸全功於元振。

汝往毋爲一身計。事成國家

之福。不成以死效之。元振至瀘。整開門出迎。元振棄衆而前。下馬

與之相見。示以不疑。明日。整請入城。元振釋戎服從數騎。與整聯

轡而入。讌飲至醉。整心服獻金六千兩。男女五百人。元振受金分賞將士。而還其生口。宋人聞整降大驚。三年。其帥俞興大發兵圍瀘。書夜急攻。自正月至於五月。城幾陷。左右諷元振去之。曰事勢至此。宜思變通。整本非吾人。無爲相從俱死也。元振曰。人以誠歸我。旣受其降。事亟而棄之。不義。且瀘之得失。繫國利害。吾有死而已。食且盡。殺所乘馬享士。募善泅者齋蠟丸書。由水竇出。乞援成都。又權造金銀符。分賞有功。激勸之時。嶷新受命兼成都路軍民經略使。已屬疾。得報。亟遣援師。仍親督轉輸不輟。左右勸少休。嶷曰。國事方殷。此豈吾養病時耶。元振旣得援。卽與整出城合擊興兵。大敗之。斬都統一人。興退走。元振奏捷。且自陳擅造金銀符。皇忽必烈汗嘉其權變。賜錦衣一襲。白金五百兩。比入朝。又賜黃金五十兩。弓矢鞍轡。無何。嶷卒。年六十有三。累贈太傅秦國公。謚忠惠。子十二人。元振其第二子也。字仲舉。舊傳稱元振爲黑馬長子。然旣字仲舉。敍當第二。蓋長子早世。元振以次襲父職。初。元振隨父入蜀。立成都。嶷每出兵。以元振攝萬戶畱事。號

職故云然目

令嚴明。賞罰不妄。麾下宿將莫不敬服。

舊傳云隨父入蜀立成都會商鄧有警命黑馬往鎮以元振攝萬戶時年方二十

十。按黑馬舊傳奉命守商州在憲宗三年癸丑請立成都在七年丁巳而元振舊傳云云事實先後倒誤又元振卒於至元十二年丁亥年五十一上數丁巳年三十三再上數甲寅年亦已二十九舊傳乃云時年方二十則年齡亦誤也

蒙格汗之親攻台州也。命元振與都元帥紐璘自二十則年齡亦誤也蒙格汗之親攻台州也。命元振與都元帥紐璘自

成都出兵至涪遏宋下游援師

舊傳云爲先鎌亦誤

疑爲成都路經略使時廉

希憲商挺奏元振代爲都總管萬戶

經略使職在諸萬戶上如史天澤爲河南經略使卽以己所職真定等五路都萬戶

使兄子權攝行今黑馬爲成都路軍民經略使其所職都總管萬戶亦不便自兼故朝廷命其子元振代之按嶽舊傳旣稱中統三年命兼成都路軍民經略使則元振代爲都總管萬戶當在同

年而元振舊傳乃云中統元年世祖卽位廉希憲商挺奏以爲成都經略使管軍萬戶是嶽所不能兼者而謂元振能兼之乎且其父中統三年始兼經略使而謂元振於中統元年已兼經略使

管軍萬戶二職有是理乎特改正之及是遂建降整保瀘之功遭父喪朝廷以金革例不

許其終制起授成都軍民經略使至元七年時議黜舊之家事權

太重宜稍裁抑遂降爲成都路副萬戶十一年命兼潼川路副招討使十二年卒年五十有一子緯襲佩虎符副萬戶

舊脫副字守潼川

創立遂寧諸處山寨從行院圍合州數有戰功授潼川路副招討遷副都元帥復授管軍萬戶遷同知四川西道宣慰司事入朝進

本道宣慰使拜陝西行省參知政事嶽第五子元禮亦有父風歲

甲寅佩金符爲京兆路奧魯萬戶。中統四年遷興元成都等路兵馬左副都元帥。至元元年遷潼川路漢軍都元帥。二年九月宋制置使夏貴帥師五萬犯潼川。元禮所領纔數千衆寡不敵。諸將登城望貴軍有懼色。元禮曰。料敵制勝在智不在力。乃出戰。屢破之。又大戰於蓬溪。縣屬遂寧州自寅至未。勝負不決。元禮忼愾令於軍曰。此地去城百里。設爲敵所乘。則城不可得入。潼川非國家有矣。男兒當以死戰取功名。時不可失。卽提長刀大呼突入敵陳。所向披靡。將士咸奮。無不一當百。大敗貴軍。斬首盈萬。生禽千餘。捷奏詔入朝。賜錦衣二襲。白金三挺。名馬一。及金鞍轡弓矢。還鎮立蓬溪寨。又奏復眉州舊城。遏敵自嘉定北犯成都之路。或言眉久廢。復之無益。徒耗財力。元禮力爭之。朝廷命平章趙辟來相形勢。卒依原奏興役。七日而畢。宋人駭其神速。元禮移戍焉。五年召入朝。乞解官養母。從之。其實諷之使自退也九年起爲延安路總管。階懷遠大將軍卒。札刺兒。一名重喜。蕭氏契丹人。金末隸軍籍。貞祐二年。金主珣棄。

中都南遷汴。行次良鄉。慮契丹軍扈駕者於後爲變。有旨收其鎧馬甲杖。勒遣歸營。衆大譁。殺其本彔。詳穩以叛。推研答句比涉兒及札刺兒爲長。北還奪蘆溝橋。大掠京郊牧馬。以中都有備。不能入。遣使納款於蒙兀。必因耶律秃花通款
故其軍後隸禿花亦使通好耶律畱哥於遼東。當

是時。成吉思汗已許金和親。引兵出居庸關。避暑魚兒樂。正怒金無故遷都。遣使詰責。及研答等使至。大喜。卽命大將撒木合把阿禿兒。以原從契丹將耶律阿海禿花兄弟及石抹明安所領契丹漢軍爲前鋒。與研答等新附契丹軍并力圍中都。明年。中都潰。札刺兒等論功行賞有差。札刺兒益授予
戶惟史錄並略以其軍隸太傅禿花麾下。從征

討斡歌歹汗。初立漢軍三萬戶。札刺兒居其一位。次劉黑馬。而在史天澤上。假道伐金之役。札刺兒帥所部從皇弟拖雷爲七提控之一。師行南陽北五朵山鴟路中。札刺兒一軍殿後。會大霧。爲金師所襲敗。拖雷怒。奪其軍。命額勒只吉歹代將之。額勒只吉歹雖一時代將。然札刺兒所部皆契丹漢軍。非額勒只吉歹所能常領。且額勒只吉歹當定宗時帥所部蒙兀軍入波斯。漢軍必未從此札刺兒之一萬戶。後果誰屬乎。考牧庵集頴州萬戶邸公神道碑云。嘗閭國初以三萬戶鎮。

撫中夏右則劉伯林軍秦。左則粘合重山軍燕。顧成則益太尉忠武史公天澤爲眞定河間濟南東平大名五路萬戶於中不數札刺兒似札刺兒一軍後歸重山者然重山傳無徵也豈牧庵傳聞誤以重喜爲重山而妄加粘合之氏歟俟再考。幹歌瓦汗至鈞州。皐札刺兒失律斬之馬前。研

荅比涉兒不知所終。夾谷忼古帶女真種人也。父長哥

名從元史
太祖紀姚
妃

燧牧庵集興元行省夾
谷公神道碑作常哥金季隸軍籍戍威寧歲辛未五月

辛未碑誤作壬申依本
紀及石抹狗傳校正

蒙兀兵至城下與都提控劉伯林以軍千二百人降。命長哥卽成

威寧。是年十一月。金主遣使唱以大官冀其反正可復失地。長哥

縛使以聞。詔嘉之擢爲千戶。兼招討使。

碑稱萬戶招討使按終成吉思汗之世無漢軍萬戶碑言妄也

若曰。人有擾汝民殺之。旁郡縣未至者。諭使急下。事有便宜。不待上聞。

一以詔行之

卽承制便
宜行事也

凡鎮威寧四年歲丙子卒。追贈定襄郡公。謚

忠敏。忼古帶年十四而孤。襲職千戶

碑亦妄
稱萬戶

佩金符。歲戊子從嗣國

王宰魯戰河北山東

碑稱太宗詔從太師國王云云按
戊子拖雷藍國太宗尚未卽位

辛卯

碑誤
庚寅

從幹歌瓦汗拔

鳳翔繼從皇弟拖雷假道於宋以伐金。明年大戰鈞州三峰山皆

有功。詔徙六州之民屯田威寧

六州疑卽碑所稱鳳汭襄安興安洋金之北達嶺之北
俘民襄爲縣故不數在六州內歟俟再考

四方來者如歸。乙未從都元帥塔

原荒饑獨山北爲樂土

八達嶺之北
亦稱山後

四方來者如歸。乙未從都元帥塔

海紺字征蜀表請按都驩碑云今湖廣事高宗之祖代領屯田事明年殘四川府州

什七八又明年上言興元形勢西控巴蜀東扼荆襄山南諸城無要此者自始取道滅金漢中無歲無兵其地與民吾棄不有敵不敢復城郭隳而不完田野歲而輟耕民窘艱食時吾兵來扶戴白繖嬰黃氈偷生活竄栖太白窮谷之間吾兵去則壯者出爲盜賊肆相攘奪甚者仇而殺之生齒益耗誠能畱兵戍守招徠未降民見父子不分貨財之得保也其至恐後爲擇良腴便水之田授以耕耒假與種牛俟秋穀收什稅三四儲之於庾守之以吏征蜀之師朝至而夕餼焉校以資糧關中荷擔千里十石不能致一者勞費大省實制蜀一奇也幹歌瓦汗大然之制詔塔海紺李量畱忙古帶漢軍其新至之民及田事可無時籍數具效以聞仍錫虎符是月制諭令安撫興元軍民制又以爲安撫使一月之間三制并下古余克汗卽位詔行省興元忙古帶脩城隍增堡壘遠斥堠一方漸寧市肆邨舍民廬數萬悉起於焚蕩之餘墾田數千頃灌以

白龍江水。收皆敵鐘。裁庾衍矣。官舍居第。皆高棟巨棟。重棗牡瓦。閭壯奇麗。可百承平舊宇之上。於是其土豪傑如洋之趙再興。成固張廣。南鄭伏興。褒城辟仕成。西縣楊濟。廉水韓仲炳。小黃柳智德。潘水辟閨。皆割裂自霸。昔爲吾寇者也。至是悉入所據於郡縣。宋邊驍毅之將。馬仲自閬。張文貴自巴。李繼之自廣安。王斌自開達。亦先後挺身來歸。恆古帶腹心委之。指臂使之。或謂反虜無親。宜有以防之。未可日置左右。恆古帶曰。彼哉人也。未必狙詐如爾所言。誠狙詐也。吾仁結而義勸。禮接而信示。何有於不可化者。宋人害之。時以兵來窺擾。輒被刲去。辛亥。四川制置余玠。銳意圖復興元。入自利州路。道敗元帥王進於金牛。辟其軍中梁山之兜零。烽火夜燭。城爲之赤。潛遣裨將燒絕棧道。阻我援繼。自帥大軍薄城。鉤躋梯衝。環城數市。刻期強攻。志在必拔。新集之民還叛與敵。恆古帶誓死拒守。督戰益急。殺傷過當。城中將吏。晝或荷戈傳餐。夜則畫地分守。會都元帥土辟來援。右丞相完澤之祖名見完澤傳。碑作禿辭。音同。無從得塗。直

三人自軍前逃還。許貰其死。令爲導。閒出陳倉。玠間援軍大至。焚

攻具解圍去。忻古帶襲擊盡奪其所俘掠者以還。時蒙格汗已卽

位。事間授軍民萬戶。再賜虎符。詔追敍平金戰勞。蓋拖雷前所間

於斡歌歹汗者

卽假道伐
金之戰功

且曰。今賊玠至。汝其事臣皆逃避。獨汝戰

疾力。斬敵十五。勞苦至矣。自是凡千夫長百夫長十夫長下及僚

吏。敢違其節度者。臯死

當時萬戶
權重如此

丁巳。詔偕黑馬立成都。七日而樓

堞隍塹皆具

工程艸率至元九年所
以陷於咎萬壽之易也

戊午。同元帥紐璘出馬湖江。戰皆捷。

先是乙卯。忽必烈汗以皇弟總天下兵

漠南漢地之兵也。漠北則蒙格汗自總之前人爲文好用天下二字無慮之詞

忻古帶奏記於潛邸。言漢中之田闢已十七。而稅常逋懸。其故在

軍民之官豪有恃者。頑驚不輸。顧臣縣力莫如何也。下教若曰。自

今軍民之官田不稅者無餼糧

如云扣
其奉餉

是年。又下教若曰。往者興元

軍民俱受買住

耶律禿花之子。襲太
傅總領也可那顏

與汝節度。今買住征蜀。比其還也。

汝專節度之

按耶律禿花傳云。自末哥至百家奴並襲太傅總領也可那顏而本紀戊午四月以明安答兒爲太傅。守京兆。豈同時有兩太傅耶。按襲直臘魯華傳弟明安

答兒贈太保。太保爲太傅之誤。乃客
列氏功臣。授官舊表誤列

遂還鎮興元。中統三年。忽必烈汗又授金

虎符。仍前軍民萬戶。明年請老。以子堅實自代。家居十年。至元九年卒。年七十。追封沔國公。謚忠靖。堅實元貞閒累遷河南江北行

中書省左丞。石抹狗狗。契丹人。曾祖高奴。歲辛未與劉伯林夾

谷長哥自威寧同時來歸。己丑置漢軍三萬戶。三十六千戶。以總

中原兵。高奴卽以此時拜千戶。遙授青州防禦使。佩金符。與夾谷

恆古帶同隸第一萬戶。劉嶷麾下。己丑從斡歌歹汗伐金爲征行

千戶。卒於軍祖常山。襲癸丑陞總管。領興元諸奧魯屯田。并領寶

雞驛軍。權都總管萬戶。歲餘卒。父乞兒。襲領本萬戶。諸翼軍馬。從

都元帥紐璘攻重慶。瀘敍諸城數有戰功。又從諸王討渾都海於

臨洮。渾都海舊作忽都至元二年。從元帥按敦移鎮潼川。四年九月。攻蓬溪砦。

死焉。狗狗少從父軍中。以壯勇稱。至是襲職。八年。從僉省嚴忠範

圍重慶。攻朝陽砦。先登。明年。宋嘉定守將昝萬壽。襲成都。狗狗以

蒙兀軍二千禦之。爲所敗。成都陷。舊傳云擊敗之。此碑傳飾詞也。果如所云。成都

狗既於至元四年襲世職管軍總管何以失陷嚴忠範何以奪職縛送闕廷乎。且狗

總管平碑誌掩沒奪職之恥。舊傳不察而襲據之也。今以事實改正之。與嚴忠範竝奪職。

白身軍前自效十六年。朝廷錄其前後功復賜金符

舊傳金下有虎字亦碑誌妄加

管軍總管拊階宣武將軍

宣武從四品階立宣佩虎符

戍遂寧。明年進明威將軍管

軍副萬戶。從招討使藥刺海平亦奚不辭蠻又從行省也速帶兒

討都掌烏蒙蟻子諸蠻戰於鴨樓關皆有功。二十一年從征散毛

洞蠻戰於菜園坪滲水溪皆敗之。辟守石砦月餘散毛降大槩諸

蠻亦降。二十四年遷懷遠大將軍夔路萬戶佩虎符

舊傳無今補

移戍重

慶二十六年卒。子安童襲

張柔字德剛涿州定興河內里人

里在縣西南十八里易溝二水合流處

世農家性任俠右

額有異肉如錢怒則墳起好騎射貧不治生產業嘗曰大丈夫當

爲公侯田舍翁不足道也。金貞祐初河朔盜起柔年二十四有女

道士蔡氏語之曰金祚將終君當爲新朝輔以兵法授之柔聚族

黨數千家辟西山東流塢選壯士結隊以自衛羣盜憚之莫敢犯

殺柔旣而信有舉當誅柔救之獲免衆益服柔之威德。金中都經

殺柔旣而信有舉當誅柔救之獲免衆益服柔之威德。金中都經

略使苗道潤承制授柔定興令兼帶青州防禦使又表其才加昭

毅大將軍遙領永寧軍節度使兼雄州管內觀察使權元帥右都

監右舊傳作左今從王粲所撰神道碑行元帥府事興定元年道潤爲其副賈瑀所害

瑀不自安使人好語謂柔曰吾得除道潤以君正直不以兵力黨惡人故也柔怒叱使者還白瑀曰汝賊殺吾所事吾食汝肉且不饜乃散以此言相戲耶移檄道潤部曲會易之軍市川誓復讐而未有閒也時金以靖安民代道潤爲經略使道潤麾下何伯祥以故帥所佩金虎符歸之明年安民卒伯祥復以其符歸柔衆因推柔行經略使事夏五月金廷卽拜柔驃騎上將軍中都留守兼大興府尹本路經略使行元帥事方議會兵討瑀是年八月蒙兀軍出紫荆口柔帥所部逆戰狼牙嶺馬顛被執見主帥此主帥非木合黎知者以舊紀及木華黎傳均未著出紫荆口軍將名也立而不跪左右強之柔叱曰彼帥也吾亦帥也大丈夫死卽死終不爲他人屈帥壯而釋之其散卒稍稍來集主帥恐柔爲變質其父母於燕柔乃歎曰吾受國厚恩不意蒙兀猖獗至此